

千年时间画廊

## 双向超越 读孙晓晨的雕塑艺术

### TWO-WAY SURMOUNT SUN XIAOCHEN'S SCULPTURE

文/彭 锋

By Peng Feng

20世纪的艺术实践在不断挑战艺术与非艺术的边界。但是，只要艺术还保有自身的身份，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边界就不可逾越。事实上，当代艺术的实验，并没有模糊艺术与非艺术的边界，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在强化这种边界。当代艺术家以不同的方式让艺术从现实生活中超越出来。

孙晓晨的雕塑，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保持艺术的身份：第一种是超写实 (hyperrealism)；第二种是超现实 (surrealism)。尽管这两种方式非常不同，但它们都是对现实的出离，都是在强化艺术与现实的边界。超写实又有超级写实、极限写实或者照相写实的说法，它是以比现实更真实的方式出离现实。超现实则以想象、梦幻和无意识的方式超越现实。

在“咔嚓”系列雕塑中，孙晓晨采用了超级写实的方式，让作为日常器具的照相机“变容” (transfigure) 为艺术品。无论从技术、材料还是观念来看，“咔嚓”系列都是中国当代超写实雕塑中的优秀作品。

众所周知，超写实成为一种艺术手法基于这样一种哲学观念：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见的事物并不是真实的事物，因为我们的功利、概念、目的遮蔽了事物本身，我们习惯将事物看作别的什么，因而看不见事物本身。当艺术家用超写实的方式将事物的所有细节都平等地揭示出来的时候，我们居然会不习惯这种真实，甚至会将事物本身视为假象。就像柏拉图的“洞喻”所揭示的那样，习惯以影子为事物本身的



囚徒，当他真的看见事物本身的时候，反而会觉得是梦中见到的假象。只有逐渐习惯周围环境和外部阳光之后，囚徒才能明白原来见到的只是事物的影子，眼前见到的才是事物本身，并对自己这种认识上的变化感到无限的欣喜和庆幸。当艺术家用超写实的方法将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会促使我们产生这种认识上的变化，超写实艺术的审美价值就体现在这种认识变化所带来的欣喜上。

根据上述哲学观念，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超写实艺术的对象。艺术家用超写实的方法可以将任何事物“变容”为艺术作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对象都有可能被“变容”为有趣的或深刻的艺术作品。孙晓晨的“咔嚓”系列之所以耐人寻味，不仅因为他用超写实的将逐渐沦为古董的旧式照相机“变容”成了艺术作品，更重要的在于他所选取的题材能够引发深刻的寓意。从艺术史上来看，超写实艺术是照相机时代的产物，是借助照相机的观念和技术而形成的一种艺术手法和风格。一般的艺术家借助照相机将日常事物超写实地“变容”为艺术作品，孙晓晨则别出心裁地将照相机本身超写实地“变容”为艺术作品。如果说一般的艺术家是“站在桥上看风景的人”，那么孙晓晨则是“站在楼上看风景的人”，那些看风景的人成了孙晓晨眼中的风景。孙晓晨的“咔嚓”系列，以照相机为题材，引起了人们对看与被看的思考，记录与被记录的思考。照相机是用来记录的，它可以记录所有事物，唯独不能记录自身。对记录的记录，对观看的观看，构成了孙晓晨“咔嚓”系列的内省气质。如果考虑到孙晓晨的旧式照相机是用传统的陶瓷材料做成的，我们的反观就不仅由当代观念艺术返回到机械复制时代的展示艺术，而且进一步回溯到手工制作时代的膜拜艺术。80后的孙晓晨能够创作出引发如此深远思考的厚重的艺术作品，不由得让人感到惊讶！

更让人惊讶的是，孙晓晨可以在超写实与超现实之间自由切换。除了“咔嚓”系列之外，孙晓晨还创作了一批充分释放他的想象的超现实作品。孙晓晨的想象世界，带有这个时代的明显特征。80后的艺术家不可避免地受到虚拟世界和科幻世界的影响，这些影响明显体现在孙晓晨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之中。与超写实的“咔嚓”系列以厚重的内省超越现实不同，这些超现实作品以轻盈的想象超越现实。如果说前者是向内的超越，那么后者可以说是向外的超越。这是当代艺术维持艺术与非艺术边界，保持艺术身份的惯用方式，我们对于它们已经习以为常。但是，能够将这两种方式集于一身的艺术家并不多见。80后的孙晓晨能够做到内外兼通，收放自如，让我们从他的年轻中看到了一份老成，严肃中看到了一份灵动。 □

（彭锋 美学博士、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教授、当代艺术评论家）

